

# 图形印中的神话图形释例

李庶民

**内容提要：**古代图形印是一个庞杂的存在，题材广泛，形制多样，图形十分丰富，其中与神话传说的相关图形占有很大比例。本文从禹强、应龙、鹿蜀等三类图形印中择例作出解读，或欲纠前人辨读之误，或申一得之见，以期有助于古代图形印的进一步研究。

**关键词：**古代神话 山海经 图形印 禹疆 应龙 鹿蜀

图形印或称肖形印等，是先民图腾崇拜与生产、生活实践在印章中的反映，是先民心理、文化、社会生存环境的直观显现。对图形印的释读，不能以今天人们的文化认同、社会心理、审美视角等去对应当代人的生活经验积累，否则会轻易作出简单的判断。我们应该将不同时代不同时期的图形印结合其历史文化背景与先民们的人文思想以及其对客观世界的认知程度去深入研读，以期作出更为接近某些图形印本然文化内蕴的解读，更为接近图形印的文化本质。

本文所说的古代图形印，主要是指春秋、战国、秦、汉时期的图形印，除了反映日常生活形象和抽象纹饰图案的印章外，还有一些与神话传说有关而超越世俗生活所能见到的形象奇特的造型，而后人对这些图形的解释，大多是就图形识图形进而释图形，往往忽略了这些造型的图腾意义与文化内涵。这些释读多与文献典籍的相关记载相游离，以致使这些图形印的历史文化价值受到削弱。

古代图形印大致可分为人物活动、动物禽鸟、宫室器物、图案纹样、神怪传说几大类，其中最为诡异奇奥的当属神怪传说类。这些在今天看来颇为怪异的图形，是古人神话传说与图腾崇拜的实物印证，也是古人以印章趋吉避邪，祈安求福的吉祥文化遗存。

图形印以其简略模糊而在拓印中又极易失去其不同层次上的细节，因而给识读带来了更多困难，除非有十分明确的清晰特征，否则要想与典籍记载若合符节是十分困难的。所以在以往的图形印释例中难以有确切指认。以下拟就神怪传说类中的几种图形作出进一步的识读。

## 一、禹疆、禹貌、夔兹……

古代神话传说中有关操蛇之神怪的记载较多，其形象在大的相似中又有细小的差别，以往多以“禹疆”（禹疆、禹强、禹京）释之显然不妥。如王伯敏《古肖形印臆释》第6页所释“禹疆

印”。<sup>①</sup>上海博物馆所藏的这方操蛇神人印在康殷的《古图形玺印汇》中被称为“人·百戏弄蛇类”<sup>②</sup>（图1）叶其峰主编的《故宫博物院藏肖形印选》将此类印列入了“神话传说类·操蛇神人纹印”或“郁儡纹印”且将蛇形误作“韦索”。<sup>③</sup>（图2、图3）他们对这些神怪形象的释读主要是依据《山海经》等书。《山海经》可以算作中国最古老的地理著作，同时包含历史、神话、动物、矿物、植物等诸多方面的丰富内容。而操蛇神人形象便多次出现在该书中，其中有人面鸟身、人面兽身、人面人身几种，或称禺疆，或作禺强、禺京，或称禺虢，或称夔兹，或称夸父，或称奢比之尸，或称不廷胡余……所以此类印的释读应仔细辨别，不可笼统称之。

王伯敏《古肖形印臆释》第6页“禺疆印”：

禺疆印，战国时代。铜印，薄方形，钮极小。上海博物馆收藏。

此印形象，人面立正，两手部分，生有两翼，为鸟身。头上两耳珥蛇，两足践蛇。与《山海经·大荒北经》所云“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赤蛇”的“禺疆”相合，禺疆为古代传说中的神人。《山海经·海外北经》中还有记载：“北方禺疆，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青蛇。”又据《山海经·大荒北经》载，其父禺虢，居东海，亦“人面鸟身”，不过“珥两黄蛇，践两黄蛇”。

禺疆画（雕）像，古代不少，新郑出土铜器，即有禺疆纹饰。汉代画像较多，但在形象塑造上，互有变化。有略去珥蛇，有略去践蛇。有的鸟身有翼，有的无翼，但人面鸟身这个基本特征不变。

此印曾录于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8月出版的《上海博物馆藏印选》第23页。《山海经》中所载操蛇神人除“禺疆”外，还有多种。王伯敏文中所引“禺虢”。《山海经》“虢”作“豸”旁，也作“禺虢”，王书中作“虢”系因字形与虢相近而误。“禺疆”应作“禺疆”，“疆”即“强”，“强”是“疆”的假借字，而“疆”、“疆”二字通假时，是与“疆”的意义相同，即疆界，边疆之“疆”，所以“禺疆”当以“禺疆”为是。“禺疆”亦作“禺强”、“禺京”。《庄子·大宗师》：“禺强得之。”《山海经·大荒东经》：“禺京处北海。”

我们从袁珂译注的《山海经全译》<sup>④</sup>中看一下有关操蛇之神的主要形象。

### （一）人面鸟身

《山海经全译·海外北经》：

北方禺疆，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青蛇。<sup>⑤</sup>

① 上海书画出版社1983年1版。

② 河北美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4页。

③ 人民美术出版社1984年版，第114、112页。

④ 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⑤ 《山海经全译》，第215页。



图1



图2



图3



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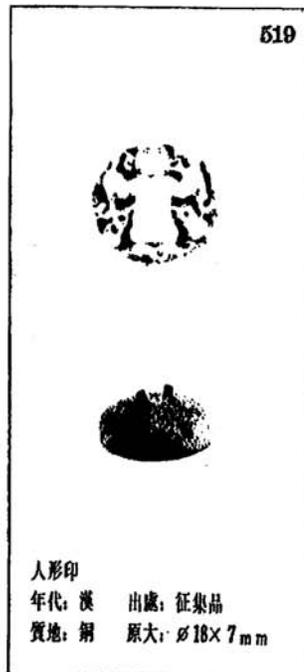


图5



图6

《山海经全译·大荒东经》：

东海之渚中，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黄蛇，践两黄蛇，名曰禺虺。黄帝生禺虺，禺虺生禺京，禺京处北海，禺虺处东海，是惟海神。<sup>①</sup>

“禺京”即“禺彊”、“禺强”。禺虺或作“禺號”，“海内经”谓“禺號”为帝俊之子。人面鸟身的操蛇神或称禺强、或称夆兹。《山海经全译·大荒西经》：

西海渚中，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赤蛇，名曰夆兹。<sup>②</sup>

《山海经全译·大荒北经》：

北海渚中，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赤蛇，名曰禺强。<sup>③</sup>

我们注意到，虽然都践两蛇、珥两蛇，但蛇的颜色不同，故神的名称不同；即便是同样珥两青蛇、践两赤蛇，但在西海的便叫“夆兹”，在北海的便叫“禺强”，而印章中的蛇只能见其形而无法判断其颜色，其到底属于何神，则需更多信息去确认。

## （二）人面兽身

《山海经全译·海外东经》：

奢比之尸在其北，兽身人面，大耳，珥两青蛇。<sup>④</sup>

此称“奢比之尸”，且人面兽身大耳，应与禺强、夆兹、夸父诸神有异。康殷《古图形玺印汇》有菱形印，其大耳形象明显，其余则较模糊，上肢似握由耳边垂下的两蛇，下肢似爪形<sup>⑤</sup>。

（图4）

## （三）人面人身

人面人身形象最显著的特征是双手持蛇。《山海经全译·中山经》：

又东一百五十里，曰夫夫之山，……神于儿居之，其状人身而操两蛇，常游于江渊，出入

① 《山海经全译》，第270页。

② 《山海经全译》，第299页。

③ 《山海经全译》，第318页。

④ 《山海经全译》，第225页。

⑤ 《古图形玺印汇》，第5页。

有光。

又东南一百二十里，曰洞庭之山……是多怪神，状如人而载蛇，左右操蛇。<sup>①</sup>

《山海经全译·海外西经》：

巫咸国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sup>②</sup>

《山海经全译·海外北经》：

博父国在聂耳东，其为人大，右手操青蛇，左手操黄蛇。<sup>③</sup>

《山海经全译·海外东经》：

雨师妾在其北，其为人黑，两手各操一蛇，左耳有青蛇，右耳有赤蛇。<sup>④</sup>

《山海经全译·大荒南经》：

南海渚中，有神人面，珥两青蛇，践两赤蛇，曰不廷胡余。<sup>⑤</sup>

《山海经全译·大荒北经》：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成都载天，有人珥两黄蛇，把两黄蛇，名曰夸父。后土生信，信生夸父。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逮之于禺谷。<sup>⑥</sup>

《山海经》中的“夸父”，或作神人，或作兽名，或作山名。“禺谷”即“禺渊”，是传说中的日落之处。《古图形玺印汇》中有人形人面，两手操蛇的圆形印。<sup>⑦</sup>《湖南省博物馆藏古玺印集》第519号亦为此类。<sup>⑧</sup>应即“于儿”或“巫咸”、“博父”神人之类。（图5）《故宫博物院藏肖形印选》第114页“操蛇神人纹印”释文曰：

① 《山海经全译》，第183页。

② 《山海经全译》，第204页。

③ 《山海经全译》，第214页。

④ 《山海经全译》，第226页。

⑤ 《山海经全译》，第283页。

⑥ 《山海经全译》，第318页。

⑦ 《古图形玺印汇》，第2、3页。

⑧ 上海书店出版社1991年版，第104页。

边长2.5厘米×2厘米，通高1.1厘米，鼻钮。阳纹。操蛇神人，又见于马王堆出土的棺画，汉代不少关于操蛇神话人物传说，《山海经·中山经》：“有神如人而载蛇，左右手操蛇。”

由于印拓与照片均较模糊，无法辨清图像，若如释文所言为“载蛇”即戴蛇者，则应为“洞庭之神”。而第112页“郁儡纹印”（图3）释文曰：

直径2.2厘米，通高1.4厘米，鼻钮。郁儡是传说中的执鬼之神。《后汉书·礼仪志》中“郁儡”注：汉人在大雉之日“画郁儡持韦索以御凶鬼”。印纹与郁儡形象正同。

此释读显然有误，印章中形象为珥两蛇，左、右手各持一蛇者，并非手持皮绳（韦索），腰中间还悬挂有鸟形或腰牌一类的东西。“郁儡”之“儡”读如“律”，王充《论衡·订鬼篇》：

《山海经》又曰：“沧海之中，有度朔之山。上有大桃木，其屈蟠三千里，其枝间东北曰鬼门，万鬼所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郁垒，主阅领万鬼。恶害之鬼，执以苇索而以食虎。”<sup>①</sup>

今本《山海经》中无此文。而“苇索”则是用蒲苇编织的绳索。作“韦索”则误。此印人面人身，珥两蛇，左右手各持一蛇，应释为“雨师妾”之类的神人。此外，《十六金符斋印存》等印谱中亦有此类图形印收入。古代蛇害普遍而多发，甲骨卜辞中多有“亡它”（无蛇）之卜问，所谓“上古草居患它，故相问无它乎？”“蛇，它或从虫。”<sup>②</sup>众多操蛇神人形象出现在印章中，正是古人祈求平安的真实心态在彼时的真实写照！

## 二、蛟龙、应龙、虬龙……

龙是传说中的神灵，对中国神话传说乃至民族文化影响深远，中华民族自称为龙的传人。在民俗生活与艺术审美中，龙更是随处可见的经典意象。在中国文化元典中，龙又是寓意祥瑞的四灵之一。《礼记正义》：“麟凤龟龙谓之四灵。故龙以为畜。”<sup>③</sup>

经过历代的美化演绎，龙便有了许多不同的形态，外状、颜色、个性、职司各有不同，典籍中常见的则有蛟龙、应龙、虬龙、夔龙等，成为民间崇拜的偶像。用于审美，在文艺作品中则成为表现阳刚之气与至高境界的概念和范畴，如“龙跳天门”便被用作形容书圣王羲之等人的书法之美。

《说文解字·龙部》：“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sup>④</sup>《中华文化辞典》：

①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44页。

② 《说文解字》释“它”，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85页上。

③ 《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425页上。

④ 中华书局影印本，1963年版，第245页下。

龙的形态，古代和后代也有很大差别。周代以前的龙头上没有角和须，后来的龙，经过人们的美术加工，则有角须，变得什么也不像了。至汉代，便有所谓的“九似说”，即“角似鹿，头似马，眼似兔，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王符语）……据《尔雅·释鱼》说，无翼者谓之蛟龙，有翼者谓应龙，有角者谓虬龙。<sup>①</sup>

### （一）蛟龙

《故宫博物院藏肖形印选》第145页“印”字龙纹印（图6），康殷《古图形玺印汇》第114页收入的“胜之”等二方龙纹印等，龙形皆无角无翼，当为蛟龙。蛟龙常居水中，《骈字类编》“蛟龙”：

……《淮南子》：“夫蛟龙伏潜于川而卵剖于陵，其雄鸣上风，其雌鸣下风而化者，形精之至也。”又“蛟龙水居。虎豹山处，天地之性也”。……《广雅》：“有鳞曰蛟龙。”<sup>②</sup>

《辞源》“蛟龙得水”：“《管子·形势》：‘蛟龙，水虫之神者也。乘于水，则神立；失于水，则神废。……故曰：蛟龙得水，而神可立也。’”

### （二）应龙

应龙最大的特征是有翼。康殷《古图形玺印汇》第111页的“翼龙印”，第112页的两圆形小印，第116页的一方方形印，并见于陈介祺辑《十钟山房印举》，图形有翼有角有须，皆为应龙。（图7）《辞源》释“应龙”：

（一）古代神话，有翼的龙。龙五百年为角龙，又千年为应龙。相传禹治洪水时，有应龙以尾画地，于是成了江河，使水流入大海……

（二）神名，《山海经·大荒东经》：大荒东北隅中有山名曰凶犁土丘，应龙处南极，杀蚩尤与夸父。<sup>③</sup>

《山海经·大荒北经》中也有应龙助黄帝作战攻蚩尤的记载。

### （三）虬龙

虬龙又作蚪龙，其特征是有角。传世四灵印的图形中，龙或无角，或有角，则有角的当为虬龙。康殷《古图形玺印汇》第202页四灵图形印、第203页三灵图形印中的龙皆有角，是为虬龙形象。（图8）

① 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46页。

② 《骈字类编》11/219/4B，中国书店1984年版。

③ 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17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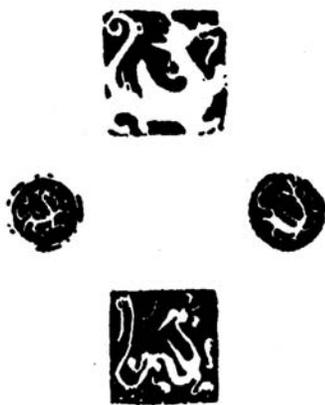


图7



图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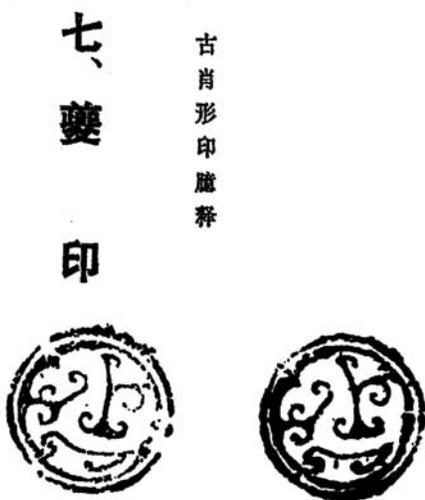


图9



图10

清人张廷玉等编撰的《文史精华》引《淮南子》“今夫赤螭青虬之游冀州也，天清地定，毒兽不作，飞鸟不骇……”<sup>①</sup>螭为无角龙的一种，虬为有角龙，看来都是祥瑞之物。

龙的种类有多种，除上面所说的蛟龙、应龙、虬龙之外，还有夔龙、烛龙等。龙生九子的变种亦成为人们避邪趋吉之神物。古代青铜器、玉器上多见图案化的夔龙，其变形甚多。刘敦愿《美术考古与古代文明》第393页列出了“各式夔纹”21种，可供参看。<sup>②</sup>《山海经全译·大荒东经》：

“东海中有流波山，入海七千里，其上有兽，状如牛，苍身而无角，出入水则必风雷，其光如日月，其声如雷，其名曰夔。”<sup>③</sup>其注曰：“郝懿行云：《说文》云：‘夔，神虺也，如龙，一足。从文，象有角手人面之形。’薛综注《东京赋》云：‘夔，木石之怪，如龙，有角，鳞甲光如日

① 北京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586页。

② 人民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

③ 《山海经全译》，第271—272页。

月，见则其邑大旱……”王伯敏《古肖形印臆释》第12页“七、夔印”举例为“战国时代”圆形铜印，与《古图形玺印汇》第63页“晚周兽玺”类同。（图9）但“一足”的特征与夔不符，似乎前后皆有足，尚不能遽定为夔印。《山海经全译·大荒东经》还有“烛龙”，谓“西北海之外，赤水之北，有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而赤，直且正乘（朕），是谓烛龙”。<sup>①</sup>此外“南山经”中也有多处提到“龙身鸟首”、“龙身人面”、“鸟首而龙身”的诸神形象。故于古玺印中的“龙纹”须仔细分辨，方知其寓意与文化内涵。典籍中的“夔龙”有的是指虞舜的二位贤臣，夔为乐官，龙为言官。《尚书·虞书·舜典》：“伯拜稽首，让于夔、龙。”王维《韦侍郎山居》：“良游盛簪绂，继迹多夔龙。”杜甫《奉赠萧二十使君》：“巢许山林志，夔龙廊庙珍。”

### 三、龙马、鹿蜀、驺马……

马为人类最早驯服的家畜之一。在古代，马对人们的生产、生活乃至战争有着极大的功用。在与马长期的密切接触中，人们赋予马以诸多的优秀品质乃至神性便是十分自然的了。在《尔雅音图》“释畜”中，就列出了四十多种不同形体、特质与毛色的马，可见古人对马的重视与细察。反映在古图形印中，便有了各自形神的表现。

古代印章遗存中，有关“马”的图形印较多，但实用的“马”与神话的“马”有明显的区别。实用的“马”在早期印章中最突出的特征是其长尾巴都是挽起来的，这种特征直到在唐代的昭陵六骏石刻与唐三彩马中还都存在。这是因为古代马多用来驾战车或骑兵乘坐，为了避免在奔跑跳跃中马尾伤及马群中其他马的眼睛或影响人的作战，便将马尾挽了起来。《故宫博物院藏肖形印选》第96、97页车马纹印，第98页持戈骑马纹印，第99页骑射纹印，第102、103页骑马纹印（图10）；康殷《古图形玺印汇》第15页至18页的七八方此类印均可印证。而神话的“马”形象则要复杂得多。《山海经全译·海外北经》：“北海内有兽，其状如马，名曰驹騶。有兽焉，其名曰驳，状如白马，锯牙，食虎豹。有素兽焉，状如马，名曰蛩蛩……”<sup>②</sup>《山海经全译·海内南经》：“旄马，其状如马，四节有毛……”<sup>③</sup>而“驹騶”、“驳”等，都可在东晋郭璞《尔雅音图》的“释畜”中见到。<sup>④</sup>

#### （一）龙马

龙马是传说中的神马，或龙首马身，或有翼能飞，形象不一。《山海经全译·中山经》：

凡岷山之首，自女儿山至于贾超之山，凡十六山，三千五百里，其神状皆马身而龙首……<sup>⑤</sup>

① 《山海经全译》，第320页。

② 《山海经全译》，第215页。

③ 《山海经全译》，第236页。

④ 《尔雅音图》，中国书店据光绪十年上海同文书局本影印，1985年版。

⑤ 《山海经全译》，第161页。

《辞源》“龙马”：“（一）古传说中的瑞马，《艺文类聚》十一‘尚书中侯’：‘龙马衔甲，赤文绿色。’注：龙形象马，甲所以藏图也。”南朝·梁·沈约《宋书·符瑞中》：

龙马者，仁马也，河水之精，高八尺五寸，长颈有翼，傍有垂毛，鸣声九哀（一作音）。腾黄者，神马也，其色黄。王者德御四方则出。白马朱鬣，王者任贤良则见。泽马者，王者劳来百姓则至。夏马骝，黑身白鬣尾；殷马骆，白身黑鬣尾；周马骅，赤身黑鬣尾。<sup>①</sup>

看来马的种类远不止郭璞《尔雅音图》中所列出的四十余种，而龙马，或龙头，或有翼，皆与其他同类不同。《故宫博物院藏肖形印选》第116页至118页“双兽纹印”中的侧身兽，明显为马形而有翼；康殷《古图形玺印汇》第87页收有一印为龙首马身蹄踏鸟状物，颇合“马身而龙首”特点，应是龙马类。（图11）

## （二）鹿蜀

《山海经全译·南山经》：

又东三百七十里，曰柢阳之山……有兽焉，其状如马而白首，其文如虎而赤尾，其音如谣，其名鹿蜀，佩之宜子孙。<sup>②</sup>

鹿蜀是马中神奇祥瑞者，佩其皮毛乃有宜子孙的功能。至今寿山石印章中还多有鹿蜀钮，只不过很多人只识其形不辨白首赤尾的特点，往往误以为“马”钮。古代印章中，若尾散而夸张者，应为鹿蜀，古人取其吉祥。康殷《古图形玺印汇》第117、118页独马印，马身肥硕而尾巴散逸高扬，应为鹿蜀。（图12）

## （三）驎马

《山海经全译·北山经》：

又北三百五十里，曰敦头山……其中多马，牛尾白身，一角，其音如呼。<sup>③</sup>

类似者还有“北山经”：“……其中多水马，其状如马，文臂牛尾，其音如呼。”“又北三百里，曰带山……有兽焉，其状如马，一角有错，其名曰臚疏，可以辟火。”<sup>④</sup>《初学记》“驎马”：“似马而牛尾，一角。”<sup>⑤</sup>康殷《古图形玺印汇》第127页所谓“麋鹿羚羊之类”二印

① 《二十五史全本》（3），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123页。

② 《山海经全译》，第1页。

③ 《山海经全译》，第73页。

④ 《山海经全译》，第61页。

⑤ 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94页。



图11



图12



图13

(图12)，侧面者牛尾马首明确与“麋鹿羚羊之类”图形的尾巴差异很大，唯角不太明晰，但绝非麋鹿羚羊之角的形状，或为驃马、水马、臄疏之类。

古代图形印是一个庞杂的存在，其在当时的作用或为模范，或为族徽，或为辟邪厌胜之用，其形象繁多亦因此而生。彼时钤用者，则抑之于胶泥蜡模等，而今日以印泥钤之印谱，则只能得其轮廓大概，其细节层次则失之，欲详辨之而不可得。本文以印蜕与照片所作的三类图形印辨识难免有不准确之处，然毕竟较前人所识又进了一步，于图形印的图形、寓意所指以及文本内涵的研究，当有所裨益。然更多的内容尚待有识之士作更深入的研究。王献唐《五铢精舍印话》“象形玺印一”：

周代尚有一类象形古玺，俗谓押印，花纹或作兽形，亦不一致。花纹类皆阴款，以印色

铃之，但得形似，其细微处，如鸟形羽毛翅足伸屈之状皆在款内，平印不出。古代用以铃泥作记，泥随款入，曲折毕现，花纹之高低与鸟兽原形，相应铃出，亦不滞板。

象形玺印二：

此象形之周玺与有文字者，用意正同，绝非泛为花纹，佩带自娱也。每一花纹，皆有所指，而一范多钮，纹皆相同，尤有特殊作用，前人于此，从无为之解说者……<sup>①</sup>

古图形印正有诸多课题待深入研究以得其堂奥，则将有助于今日印学研究与传统民族文化之继承光大。

（作者系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刻字委员会委员，山西省晋中市书法家协会主席）

---

<sup>①</sup> 齐鲁出版社1985年版，第187—188页。